

国际 深度

图片故事：“要懂的人自然会懂”：白罗斯高压下的政治壁画

“自由创作本身，与是否生活在极权体制下，我认为是不相关的。”



迪玛的画心思细密，细看下会察见例如花盘底画上一只只拿行李箱的猫，示意很多白罗斯人因政治原因被逼离开。摄影：Fiona Chow

特约撰稿人 Fiona Chow 发自明斯克 | 2022-01-27

东欧 白罗斯 艺术

〔编按〕 端传媒早前刊出两篇关于2020-21年抗争退潮后，白罗斯媒体人在红线下挣扎的深度报道（[请按此阅读上、下集](#)）。记者在2020及2021年两度造访明斯克，除走访文字和摄影记者，也访问了在明斯克的前苏联工厦墙上画大型政治壁画的艺术家。在高压的政治环境下，他们却不觉得做艺术必然缚手缚脚——在白罗斯的街头，仍然有暗喻的空间。

美国人类学家斯科特（James C. Scott）在《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》一书中提过，理论上极权政府愈强力镇压，从属的人就会愈自我压抑，而人在压力下会与自己的创造品分离。

但他强调，分离不等于信念改变。

当一班“异见者”越知道这些规限是甚么，就越懂得在规限下玩自己的一套游戏。斯科特提出“隐藏文本”的概念，指“异见者”在面对上层权力设限时，他们会巧妙避开、装作附和，从而寻得在底层下继续创造的空间，形成正统以外的“次文化”。

在白罗斯，这样的“次文化”体现在由公民社会累积的人脉里，一班有意欲改革街道面貌的艺术文化人。

街头既然主宰了城市的一种话语权，那么壁画（Mural）和街头涂鸦（Graffiti）的呈现，就在本质上有抗争意味。

住在首都的白罗斯青年喜欢夜蒲一条叫“十月街”的酒吧街，由苏联时代的旧工厂翻新成为一个囊括艺术廊、特色餐厅、美食车林立的小社区，（主语）于 2016 年联同巴西和本地艺术家，为整条街上的工厦外墙画上壁画。

统筹、策划整个项目的白罗斯前文化记者米娜（Mila）解释，为何于 2015 年向政府申请“巴西街节”这艺术项目会获通过审查，“要读懂的人自会读懂，无知的人就算再靠近细看，始终看不懂”。

现为自由身艺术策展人的米娜曾任文化记者十年，其后转行任职驻白罗斯巴西领事馆，从此引领她接触远在南美洲的巴西文化艺术，她自己亦开始绘画创作。这样的背景令米娜觉得“要传达信息不一定要用语言”，尤其她深明国家对媒体内容审查之紧。

靠以前记者工作累积的人脉，她将十月街的 15 间店铺连系起来，提议用壁画改革整条十月街，并邀请巴西艺术家前来创作。由写计划书到壁画成真，前后约花了一年时间。

米娜指，十月街的工厂大多属国有，街道两边尽是残缺不堪的苏式建筑。当她主动提出翻新计划，政府只要拨资金即可，项目又算是与巴西政府的“软外交”，由是项目十分顺利过关。

壁画图案暗藏可作政治诠释的符号。米娜没有为街上的壁画主题统一定调，她交由创作者先行创作他们心中觉得城市需要表达的。



欧洲水牛（European Bison）是白罗斯国家吉祥物，官方指全球百分之 25 的欧洲水牛居住在白罗斯境内的森林，欧洲水牛亦象征勇敢。摄影：Fiona Chow

有白罗斯同志朋友说过，尽管白罗斯肯定不是一个性别进步的国家，在街上不可能挂上代表同志友善的彩虹旗，但她在十月街上看见彩色壁画，周边聚脚的又是新一代自由开放的年轻人，令她觉得这里是全城唯一的同志友善空间。

Mila 的项目仍在进行中，十月街的壁画逐年增多，今行有幸访问最近完成一幅壁画的艺术家迪玛（Dima）。

官方艺术审查自迪玛开始创作的 2000 年初就存在，今年对每项大大小小街头项目的审查特别严格，他却说由起草图、与管理该工厦的负责单位商讨、通过审批、开工至完工整个过程都相当容易。负责单位邀请他创作回应白罗斯当前社会状况的作品。

“骤眼看，这只猴子的样貌相当搞笑”，迪玛说，“普通人”不会解读得出个所以然。他的想法是，“红白旗、

红白色、那个民族图腾这些固然是一眼就看出代表白罗斯的元素”，却已被政府一撻定为带有政治意味，用这些元素的话，“就连参与的机会都没有，我自己也会置身险境”。红白旗是白罗斯人心中，曾经于沙俄瓦解后，于 1918 至 19 年短暂存在过的白罗斯人民共和国国旗，持盾挥剑的骑士代表“追求”，象征白罗斯人对自由的向往。

但这远远不是妥协，迪玛也不觉得官方设限妨碍了他自由创作。“这里的环境虽然是很不舒服、不利创作，但自由创作本身，与是否生活在极权体制下，我认为是不相关的。”



摄影：Fiona Chow

与极权国家“伪对立”的所谓自由西方，在没有国家设限下创造的艺术，普遍被认为最“忠于自我”，是完全出发自创作者云云，但迪玛一针见血地质疑，“这好像国王的新衣，无论你说怎样说，事实就是人只看到国王身体”，怎能强求说有新衣——一件没有内涵的创作，不会因自由之名，就等于有艺术价值。就等于苏联以前也出产了伟大的文学艺术。

迪玛眼中最贴近艺术的价值，“取决在人去理解符号的能力”，他说。而作为一个忠于艺术的创作者，“自由创作对我来说，就是为你的艺术负责”，狠狠想清楚为甚么作画，有甚么信息想表达。

“艺术要求人必先思考才能理解，那种速食、易理解的表现 (presentation) 不是艺术。”所以他不认同不能画红白旗，就等于没有创作自由。“我不喜欢依赖表象意义，创作倾向象征派，喜欢创造符号”，他说。

问题在于观看的人有没有相当高的理解能力，去理解图像背后的隐喻。而他看白罗斯人民，他不认为“很多人准备好去理解符号”，因为“一种很根深的民族性在我们之中：为了自身安全，就宁愿无为”；换言之，迪玛不认为很多人会愿意“主动”去理解他人，更何况是艺术创作。

原创符号的终极意义，对他来说，是“以另一种方式向他人对话、提问”。当有人跟他说“欸，你这幅画有点意思，会不会危险”，他反而觉得遇到知音人，“我会觉得十分自在 (comfortable) ”。

迪玛形容自己是生活在白罗斯的“本地移民”，身在此但心不属。如果有天他移居别处，留下这幅壁画在人来人往的十月街，迪玛是觉得，“作品我完成了，它就不再是我的作品，它属于这里的人，‘我’的部分完了。”



摄影：Fiona Chow



摄影 : Fiona Chow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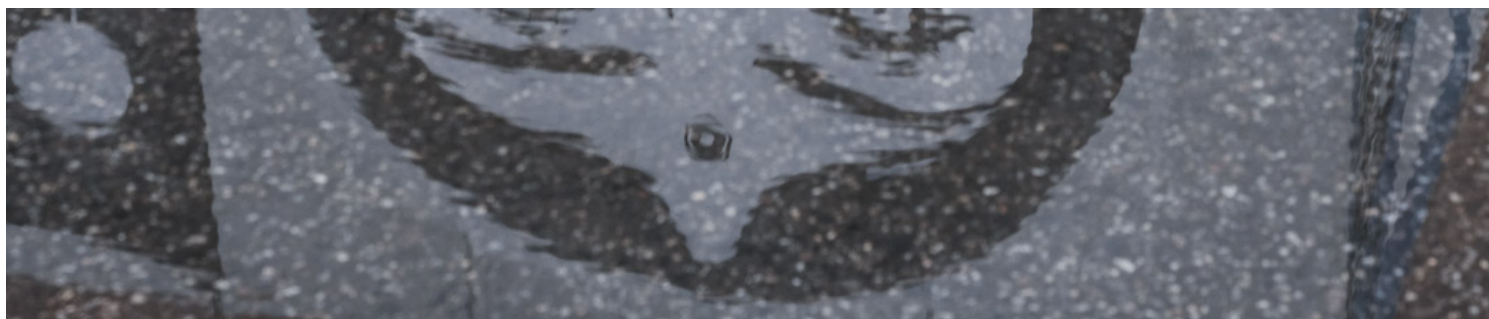


摄影：Fiona Chow



摄影：Fiona Chow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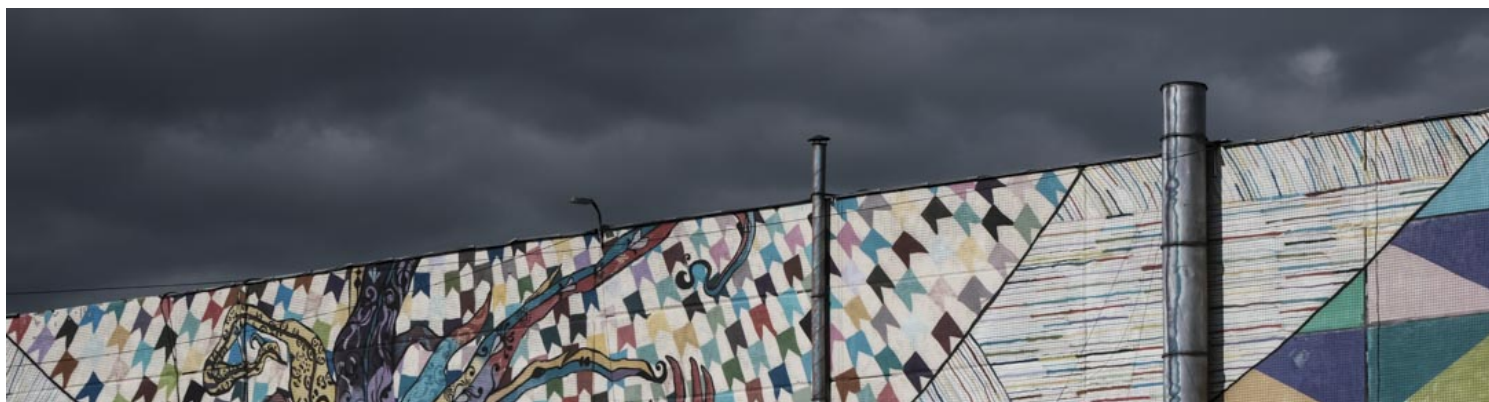




摄影：Fiona Chow



摄影：Fiona Chow





摄影：Fiona Chow



摄影：Fiona Chow